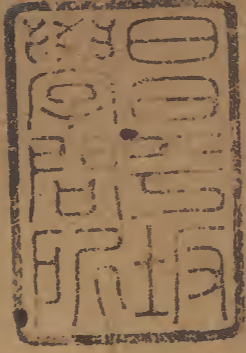


狀元策

一卷上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 | 八 | 五 | 七 |
| 號 | 函 | 架 | 冊 |
| 一 | 九 | 八 | 六 |
| 冊 | 架 | 函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八 | 五 | 七 |
| 號 | 函 | 架 | 冊 |
| 一 | 九 | 八 | 六 |
| 冊 | 架 | 函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857 |
| 冊數 | 6 (3) |
| 函號 | 363 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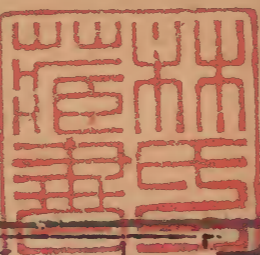


歷科廷試狀元策

天集

己丑狀元

漪園 焦竑 編集



己丑科 萬曆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 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

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

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

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

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興衰得失之

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棄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

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為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審勢稱

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

大元集

闕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
誼合時宜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
守法為難乃集為禮制著為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揚厲歟朕以冲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兢兢惟

成憲舊章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
有所遵守庶幾紹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寢衰物情滋玩習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
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
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讒說殄行

虛聲貿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頽
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簾陛之間輦轂之
下猶有壅闕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
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闡于大道無能率作省
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今行網維振肅習
俗淳美以觀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
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焦竑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馭天下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
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
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

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于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威
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
刑名而肅獨運于淵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
厝于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
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綢繆于禮與法之著實心
孚于下則相漸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
潛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縮結于禮與法之先古帝
王所以陶範一時烏奕千載端居黼裳而朝廷之上巍然體
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溥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
行焉耳藉今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
之勤而卒病于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
雖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于幹旋之無機此治古而下化

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有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擬聖哲之英姿祭

祖宗之庥烈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事乎文爲

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百寮奉法四海嚮風盖已
收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
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于

廷諷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
夷且欲挽悖慢澆腐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
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
對臣觀人君之于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

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于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由媿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淨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息姦宥寧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率作屢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于無體法威于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嘗稽成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異無非

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祗勤于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曰成攷日月要攷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肇于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纏綿法度必勅當其時免置備于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者難之大夫明德並歎析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于委裘則盛時可知也亞谷諒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具此本也迨及後世即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耻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

疏而顧惓惓于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
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惓惓于法
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
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
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
衡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耻而非馴擾之以
以禮其心終頹頹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
以彼創業之主審于時繼體之世闇于變印諸臣陳見悃誠
補苴罅漏亦托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觀成
周之盛也必無冀矣

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而重明
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關石而俱垂經緯

禮文媿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醇且備也嘗

論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
法為難故集為禮制頒為定式與夫律令

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十一朝之型范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暨我

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

成憲舊章是遵是式故

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敬
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即天澤之辨不秩于此也凌
肆雖貴近必斥權橫雖身後必誅馬湖變真之霧不以功掩
夙沙監貂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也即雷霆之威不赫于此
也固宜治化紹休

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寢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散
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以肅紀綱也乃今長分
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閭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于伍以宗
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
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
貪黷與汰侈彰讒說與虛聲並肆尚權譎者以危言搖國
是標奇詭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
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簾陛之間或壅而不盡究威雖警
四裔而

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有如此

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頽靡而還之雅道
非有他也臣願

陛下于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為
行之莫要于倡夫貪婪邪侈至亡行也彼乃其心無悔者誠
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惟懦者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
立升真詬者夤緣自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督息
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
焉廉其實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澹也我則必重世方
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
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修禮樂之實政也法度之
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為行之莫先于斷夫犯分冒上至臣
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押者之無
以目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奪將領之符
至瞋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為雖然不

盡爾也其裂眦首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大創之攘臂于行則渠魁在所必僂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闕于之論高山深壑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以奉上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關出有鳴佩寢有絰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于轡銜正度于胸臆執節于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之絰結而法度者裨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核之務率于修禮明法之先而省于教成法行之後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陛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爲禮之妨乎美麗可以適志曰游無爲禮之蠹乎法行戚畹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晝接不可勑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口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之令釋寬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廩廩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懾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

本
卷

陛下告蓋非能為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而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不之車也或因共而錄實以皆之

去未新而望已懸軒妙而承派亦愈收矣田風會於赫皆此

細而次水之田國又殊烈故讓而徐性之恩蒙以節賦豐

豐而豐之故乎美其所以難志口故無為豐之盡乎去行也

下與此對之文也或因共而錄實以皆之

丙戌科萬曆十四年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于鈇鉞何其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于治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儉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諸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託于臣民之上

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于紛華刑獄寬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于鍛鍊蠲租賑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牖戶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修職任事者漏賞而欺漫避課者佚罰歟殆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

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譚當

世之務其尚究折古今根極體要詳著于篇勿汎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唐文獻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端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蘊請宥密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令神所懾而揚于威操潛孚默化之術而使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審諸時勢之交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罪執精明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者是已實心以運于內是謂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爲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爲而治功自我以

舉古帝王所以不可階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帷而今捷于梓谷用此道耳辨令本之不端而徒以其法令之相與天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注措要亦祇爲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以其循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雖有所鼓舞率作要亦僅爲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至理以是爲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上之淺術也即欲躋一世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思其足以有臨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

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
日新以同學而寒暑不輟

憂早則
步禱

郊壇立致甘霖之應

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囿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子

廷

俯

清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儒先所以論賞罰之
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兩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
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
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恒法乎天故
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
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
馭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皞皞非無賞
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
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爲之至
治而極盛之休風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

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
而夏后氏承勲華繼美之後成周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
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凶
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
後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
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鼓舞
之恩固嘗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憫
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
不虞其失之僭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惟恐
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代有變更而其
適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于治則均要之皆以精
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世底熙平人還沕穆端

不越此矣洪惟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則恩威莫測其

用賞罰務協于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矜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明

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所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有自矣而我

皇上復承之夙夜兢兢日惟古訓之身

成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恩不渥于此也

儉夫必黜姦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于此也蓋十有四年

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任

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疎矣而脂膏倖進巧官若脚滑

之風果蓋戢乎車苞苴罪質墨將使群辟興廉矣而羔鴈塞

途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

優后飾墻屋文繡者所在如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寬濫示之

以寬而法擬秋荼慘甚屠伯者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

賑窮

詔賞屢下矣而蓋藏未備逋逃未復未敢謂閭閻之困已蘇也振

旅詰戎

令亦屢頒矣而韜鈴未諳尺伍未實未敢謂牖戶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是雨露

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

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時而不懾也茲欲一舉而登之其道亦豈有加于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非苟爲具已也我未行一賞而天下已于我乎覲恩而或謂爲飾喜之迹即疏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暱近而修職任事卓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予則不僭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乎覲威而或謂爲飾怒之文即褫章服移郊遂往往苛于疎下而欺謾避諫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逋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漸是故旌考槃之高蹈而嗜榮若渴者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幾也褒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齒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奈侈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僭紊之誅而俗必知崇

儉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惠者陟以顯秩而壅關滅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密牖戶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之不原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奚况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容惟不營帑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痼瘼之視而民困可甦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爲悅而蠱此心勿以賢士大

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
運際承平而或以畢弋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
黷此心惟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淵微

審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虐冲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
計故罰賞未頒而意所嚮往即為霽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
注即為靈爽自是而臣工日以式化疆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風厲之有本而
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採納焉天下幸甚臣思幸甚臣草茅下士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癸未科萬曆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于道道本于德古今論治者必折衷于孔子
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于三達德至宋臣司馬光
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歟光歷事三
朝三以其言獻自謂至精至要矣然朕觀古記可異焉曰其
仁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皆未及武也獨自商以下有天錫勇智執競維烈之稱
豈至後王始尚武歟近世偉畧隆基之主或寬仁愛人知人
善任或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或迹比湯武治幾成康或仁孝
友愛聰明豁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肇造洪緒
何也其守成績業者似又弗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
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宗宋獨其一

德而亦增光宗社何也彼所謂垂三者則治闕一則衰二則危毋亦責人太備歟又有疏六戒者曰戒太察戒無斷陳几弊者曰眩聰明勵威強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于三德果有當否歟朕乘乾御極十有一年于茲夕惕晨興永懷至理然紀綱飭而吏滋玩田野墾而民滋困學校肅而士滋偷邊鄙寧而兵滋譁督捕嚴而盜滋起厥咎安在豈朕仁未溥歟明或蔽歟當機而少斷歟夫一切繩天下以三尺則害仁然專務尚德緩刑惡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納污藏疾則害明然專務發奸摘伏恐非明而傷于煩苛一切寬柔因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克愛恐非武而病于亢暴是用詔所司進多士詳延于廷譔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而茂明之其為朕闡典謨之旨推帝王之憲稽當世之務悉陳勿諱朕

眷茲洽聞將裁覽而采行焉

臣 朱國祚

臣對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基隆之治何謂大本歟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瑩徹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覽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酬酢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權

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治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
神躋一世于泰山之安而九圍式命鞏國祚于苞桑之固而
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藉今爲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
施注厝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
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謨智
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下之遠猷而
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
要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

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

溥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

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迅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于尋
常萬萬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

俯賜

清問上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言
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于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
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
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藿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汚隆人心之淳
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于心久矣即不

問顧有所陳說况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于心未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于治此智仁勇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于域中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濊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畀于啓明之胤子又何嚴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于象刑之惟明又何毅乎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祗台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貸于會稽之後至又何蕭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蕭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執競維烈武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不泄于迹不忘于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成其仁智也裔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趕趕雄斷則數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開唐氏

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卒貽數
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厥明造太業或以忠厚垂鴻休彼三
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
仁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治至今有遺美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
至今有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迈之
畧克敵之勲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
以精勤致太平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敦大
之治于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厉鷹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
時則擾矣任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狃因循之
冒于起弊扶衰之際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哉故匡衡疏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
懲陸贄陳九弊而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
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館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

勵精圖治

推心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桴鼓之警方內無
盜賊之憂以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近年以來紀綱屢飭而吏無廉靜之風
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常肅矣而菁衿之士鮮氣
節而寡廉耻邊鄙雖寧矣而驕悍之卒辱主帥而逞姦謀督
捕雖戾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命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之也意者有司不能仰体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旌別未當也誠清入

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則奉法循理者益勵于為

善貪墨不檢者斂迹而不肆又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

業者催科太急也誠省賦斂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

則服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游惰無賴者樂耕耨之常又何

患乎民生之未遂學校者

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其可興乎誠欲剛方

正直之士接踵于朝博雅練達之才不置于川則廣厲學官

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藉其禦亂而紀律不戾軍其可治乎誠欲三軍

之士有投石超距之勇百萬之師有塞旗陷陣之勲則時其

訓練而倡其勇敢可也盜賊之起而未息者由衣食之不給

也今不足其衣食而欲以刑驅之以勢格之是趣其為盜也

無乃非計乎誠欲良民安于為善而姦民無以為非郡縣無

橫行之夫而長吏無盤詰之警則與以可生之途授以為善

之資可也如是則綱紀畢張政事修理時有所尚德緩刑而

天下不得病其姑息時有所發奸摘伏而天下不得病其煩

苛時有所用威克愛而天下不得病其亢暴將見四海安瀾

八荒效順又安有不升斯世于平康而躋兆民于仁壽也哉

然臣猶有所

獻焉臣聞君心者治之表也逸欲者亂之階也君心一清天下

事無可為者臣願

陛下懋德于深宮密勿之中而不聞于

大庭

深慮夫百千萬世之遠而不忽于微眇

定計于碩德重望之臣而不惑于儉夫毋以治平無事而縱逸樂毋以物力太盛而尚侈靡毋以財用充盈而興土木毋以并言悅已而近嬖倖如是則

陛下之心澹然一無所好而衆欲之攻泊然一無所投所謂仁明武之三德自然全体而不遺時出而罔悖直追夫唐虞三代之盛奚漢宋之足云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頃越之至臣謹對

庚辰科萬曆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經大法具在周書洪範其所以宰持萬化統攝九疇則建用皇極備矣而論者謂又用三德實爲權衡又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則正直剛柔固與建極殊路歟抑亦異用而同體也三季以還英辟代有若躬修玄默庶幾刑措力行仁義身致太平與刑名繩一下而表用循良柔道理物而總攬權綱者于三德亦有合歟又有可疑者政務嚴切事從寬厚異施也胡以各適于治優柔好儒術威強則武宣異尚也胡以同歸于衰含容姑息見謂養亂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者胡以稱慶曆之隆猜忌刻薄遂致播遷而精于聽斷無復仁恩者胡以媿貞觀之美至于唐虞夏殷之盛所謂平康之世也乃弼教以象刑格苗以

于羽戣後會泣罪人敷政優仁秉鉞烈也其治亦兼用剛柔
何欤朕紹休鴻業精求上理思建皇極為天下先嘗深詔執
事黜朋比期蕩平祛偽剗浮敷本責實八載于茲矣然而教
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淳人心未盡歸厚豈朕之不
敏不明無能端好惡以示之極欤抑三德之用猶有未當欤
昔人論治以水火喻寬猛以陰陽配刑德以琴瑟證緩急與
夫乎刃斧斤之設梁肉藥石之譬是可采而行欤夫舍剛柔
而求正直不善用三德而猥云極建朕不知其解也故進爾
多士于廷爰咨爰度其尚闡悉經訓標揭化原若何以明教
正俗馭吏率人俾斯世會歸皇極用追古帝王之治悉心敷
對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張懋修

臣對臣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
之原亦必有憲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天
德以為敷錫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謂
治法奉若天道以為變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剛鼓舞以盡神
者是已心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竝運斯聖人之所以
合天也治法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
憲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乎三德之用憲天
者以趨時而剛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顯微無
間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王極措
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撫綦隆之運天下喁喁然稱

聖主矣

臨馭以來

孜孜講學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極端

事事訪求細大不遺而平康之化普

任賢圖治

歛福錫民八柄馭臣九德咸事

德之所及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加與風霆而並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乃猶不自滿假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謂帝王之大經大法具在洪範故首以皇極三德同體而異

用者為言繼以古昔若人異用而同體者為證復詢臣等以

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策期使期世會歸于皇極以媲美古

帝王之盛斯虞帝清問下民周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

披瀝以對揚

休命乎臣聞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則洪範之書乃天

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則必法天以運治臣請言天道夫太

虛無形秉握化權溟茫漠泯瀕濛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

也嗟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烜之以日月潤之以雨

露肅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機翕者張

之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風霆日月霜雪雨

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虛之體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

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與太虛而同體也夫使天下而盡由于蕩平則聖人固可不賞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順于理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僞多變將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無爲也將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盡變也于是以其皇極之體敷之爲三德之用撫平康以正在馭強弱以剛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其情爲喜怒其發爲好惡其事爲生殺予奪其權爲威福命討其具爲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與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並運者也然其爲用妙矣或純用乎剛而天下不見以爲毒或純用乎柔而天下不見以爲懦或剛而行之以柔或

柔而行之以剛或先剛而後柔或先柔而後剛鼓之舞之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蘊之于內則渾涵精粹貫徹于幾微而化原以正運之于外則交發互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弘其相須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謂又用三德實爲權衡陳卿所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蓋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淵闕運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畧觀其迹弼教明刑疑手剛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車泣罪疑于柔矣後至之誅又何剛也秉鉞烈烈疑于剛矣敷政優優又柔也淒然似秋而不人不以爲私怨煦然似春而不人不以爲私德要之歸于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湯之所以善法天也自時厥後世道寢衰天亦不畀以洪範九疇世主闇于大道好惡反側既無

以建皇極之體至其治理則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漢
文躬修玄默幾致刑措似矣而強宗悍虜莫能制也漢宣刑
名繩下表用循良似矣而無辜被戮不盡無也光武總攬權
綱蓋亦兼用柔道而信讖失刑有遺議焉唐太宗力行仁義
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氣有餘媿焉明帝政務嚴切章帝
事從寬厚唐宣精于聽斷無復仁恩宋仁仁柔有餘剛武不
足則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東壁而望不見西墻者也
彼所謂英君哲王也而猶如是况乎優柔好儒術而倒持國
柄威強則武宣而見制外威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鎮猜忌
刻薄而播遷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烏足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區夏體備玄德治兼往聖觀其和撫
四夷不勤遠畧則舞干不足以爲文蹙吳滅漢拯民水火則

秉鉞不足以爲武定律令鋤強梗則象刑戮逆不足以爲威
赦災青蠲田二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爲德臣嘗伏讀

御註洪範以陰陽下民屬之天以相協厥居屬之君蓋仰而頌曰
斯天再錫我

聖祖以洪範九疇也斯世斯民歸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好惡之私不作
祛偽剷浮敦本責實則偏陂之習已消蠲逋稅謹讞微獎賢
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飭學校誅俠少卑禁令至
威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諭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畧

曰用臻師師濟濟之風歸于蕩蕩平平之域蓋又仰而頌曰斯
天三錫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嚮風百嘉暢遂建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蓋允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列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問猶以為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淳人心未盡歸厚自引以為好惡未端三用未當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

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布之

詔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職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以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持久之志斯兩者

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治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今一而使民知所守賞當而信罰行而必興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惰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治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務不能赦小過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恤困窮使閭閻無愁嘆之聲理冤抑使狂狷無沉滯之獄是柔之實也寓敦大于明作行正直于忠厚以義為威而不以怒為威以德為惠而不以私為惠則

聖問所謂善用三德君也世之論治者不之于此苟見

朝廷纔一用法則以為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譏徒見姑息養繭則以為用柔而與子惠保愛者齊譽非知變達化之士也故剛柔之實臣願

陛下辨焉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乃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常卒乎怠是以聖人治天下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譬之日月遞照陰陽代謝無日不運于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無壅而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苟見人之不率于教與世之不登于理不忿頑而求備即苦難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桓父之道臣願

陛下體焉父若茲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溥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賈誼以芒刃斧斤擬德法崖寔以梁石譬寬嚴其意則一主于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寵以琴瑟證緩急

其意則一主于用柔者也斯憤世之孤談非致理之通議也夫天不能以奇陽獨陰育成萬物而人王之治獨可以偏月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于一偏不足爲陛下誦也雖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愛憎則喜心用而好惡作矣蔽于私邪則用舍謬而偏黨成矣蔽于逸樂則志意昏而頹辭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臣願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肅從以作乂明以作哲聰以作謀睿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于緝熙剛健之精必期于純粹則一念之慈愛即爲仁一念之裁制即爲義斯之謂今天之心法而行之爲憲天之治法民歸皇極世底平康而康疆逢古之慶端有在于

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識忌諱干冒
天嚴不勝戰慄墮越之至臣謹對

伏以... 聖德昭然... 功業巍巍... 乾坤再造... 禮樂刑政... 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
致然歟或謂舜兢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食也唯
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
謂舜無爲而治何歟我

丁丑科萬曆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輯庶務調
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
則莫盛于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夫謨
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
致然歟或謂舜兢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食也唯
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
謂舜無爲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函夏立法制博詳密用以濟世平原與
虞周媲美矣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
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纘丕
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者今

狀元

卷

七

凡五年經費節矣而帑度未充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
久任矣而直治罔宣伍籍加覈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
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冒破拘學使
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顛王人稱之必
曰大有爲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子大夫習先聖之
術其于古今治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摠所蘊明著于篇朕
將覽而擇焉

臣沈懋學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
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
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凝志慮勵臣工及時以省成而不
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人體宰制天下則化洽于無爲而
帝則順矣以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于有爲而皇極建矣是
其無爲也正以操有爲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爲也正以達
無爲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爲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
萬幾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叢挫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
而無以培博天之休申輔之所謂有爲也固非帝王之所先
使泥無爲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以
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淨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
老之所謂無爲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者既
不一于有爲而機常運于無爲之中又不一于無爲而體常
宰于有爲之際古帝王所以人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稱
之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歟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誕膺

寶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不振

瑶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于中外四時順軌萬國承休人已安事已

治矣而尤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惓惓于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以圖帝

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藿未知事君之道未諳治國之

謨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之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

為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運于上下內外之間而庶事則未

嘗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于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

家家之不能無為也主制之應酬出納至未鹽璫屑之務各

有司存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知所以治家而理可通于

國矣况臣今藉有司之舉得親

文陛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願達于天下見于

明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據一得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也于是立之君以主之

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惟代天以理物則天之所

天

卷

七

欲爲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爲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
之所欲爲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自爲也嘗觀之天矣於穆
之真玄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吏五行之佐順序
而成其化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
嘗一日息也使其或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
化哉夫自其凝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爲之宣其化也謂天有
爲不可也是天之體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
運也謂天無爲不可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爲之子位
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
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于天之體也得宰制天下之
大體焉虞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虛已任人而不以人役已
常處于閒靜之中以總宏綱以急先務固不敢屑屑焉以自

勞觀于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大機焉心常運物而不
心以遺物已常體人而不造已以病人獨操夫精勤之稱以
疑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焉以自逸惟其有是體世人
代爲之矣安得而不謂之無爲而要之有爲者乃所以成其
無爲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興事博大之裕必明作而後
有功禹世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羣
生者其道寧外于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君諧六府修五事治
治效莫盛于虞矣舜固不自爲也任之禹益羲和臯夔諸臣
者得其體也而兢業萬幾舜實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
然則孔子稱其無爲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兢業可
志耶謨烈啓後咸正罔缺禮樂刑政煥然繼新治效莫盛乎
周矣文固不自爲也任之周召呂散諸臣者得其體也而自

朝至于日昃不遑食文實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則
書稱庶慎庶獄罔兼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屬精可已
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秉乾丹造函夏竭心思以創制立法內外相維

巨細畢舉具載

今甲今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早朝宴罷未嘗時刻少怠
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舜之兢業萬幾文之日昃
不食固未嘗執無爲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厲省
厥成者正所以成無爲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婉盛信有由
矣而誰謂其道之不同于舜文哉時我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言治日起而有功帝王之
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大書而揭諸

殿廷自敬天至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懸牌而置之
座右申飭有司而責之乂任屢警邊將而要其乂安蠲逋賦以
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
者宜天下之人盡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
有以厲

聖心之憂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驟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心
乂弛之舊童固難遽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充帑庾
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費乎節儉之躬行不尙不思
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實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
苦不可不察也守令乂任矣而率多取辦于文其求其能解
紛興化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惑乎吏治之未嘗傳籍如蠶矣
而率多致飾于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鴈門之良也而何

惑乎武備之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

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文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爲文之無憂也夫

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漢宣之綜覈即能回虛耗之邦致

吏稱民安之效曾謂

今日寧平之世乃今之而不行仁之而不化耶

陛下誠率先而不化之不厭乎感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迹時

召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條

國家之舊典舉當世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要之治效實節

經費自

宮闈先之而帑庾可漸充矣實寬賦斂自如圻先之而民生可

漸厚矣任守令則

嚴勅監司精慎舉劾毋徒徇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嚴伍籍則

嚴勅督撫糾察勤惰毋觀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至于

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冒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更

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

本其機則惟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必

兼而無爲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爲之義也而

因以致無爲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

聖制終篇有曰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爲乃

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

綸之學矣夫中心無爲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于爲乎

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曰藏而有爲無爲體用一原矣帝

狀元錄

卷

三

王之大有爲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以己爲焉則雖淵微宥
密而非無也雖振勵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
倚也彼沉空守寂以爲無猶生執象以爲有均之畔道而已
愚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久矣談有爲者猶曰不離乎倫
物也而假禪幻之苴餘以文其無爲之旨卒使天下信空虛
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幾不復聞矣

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度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發顯
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循理之效又不足
言矣此真大有爲之略也若夫爲知幾爲謹獨固至誠入德
之方而自警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爲費辭哉臣不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甲戌科萬曆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納誨未有不以典學勤政爲
務者乃嗣服之初允斤斤焉若伊訓說命訪落無逸諸篇詳
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勵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論
治猶未可匹埒于姬妣矧曰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講經歲
周太平御覽隻日不廢講讀學非不篤矣而興造鴻業顧出
于馬上得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衡石程書衛士傳餐汗透御
服日旰忘倦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效顧獨稱躬修玄默清
淨無爲者何歟朕以冲年履祚未燭于理惟仰遵我
皇考遺命講學親賢日勤觀覽細大之務悉咨輔臣以求厥中夙
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幾乎詩書所稱無墜我

二祖

狀元

卷

八宗之丕緒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
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上好要則百事詳所謂
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裨正始如賢良三策神爵言人
俗未光言審尚及治性六戒勸學四儀初元節儉建初蕩滌
煩苛先天元祐十事治平三劄熙寧稽古正學定志論總之
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敷之歟亦有可行于今者歟爾多
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為朕折衷衆論究其指歸典
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
慎始篤初之意毋泛毋隱

臣孫繼皋

臣對 聞帝王之繼又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
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而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

若之學非徒以洽聞為也凝神于宥密養邃于穆清固義皇
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衍之于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
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
也負君師之責立政教之宗固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
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銜飾之政而何以要于
王道之極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
愈精密本以豫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
原于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銜飾之具則愈簡
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
化之機于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
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密勿之內
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

其理適臻于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維新正天命疑承之日繼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急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具大有為之畧

登極一詔萬方同受戴之心

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

命書四箴六箴而願謨不息一舜典克謨之式

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凡之銘近又時

經筵之御

嚴觀吏之劬蓋學已勤矣政已修矣軼于唐虞三代之隆矣乃

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學

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

務有足以裨萬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慚

稽古志切攄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

民之主也其道為往聖人絕學也其責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故美玉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鑑弗拭則映宿之輝不發

聖人弗學則光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曰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中之陽嗣服之始學

其不尤要乎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離

婁不能成方負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平天下甚矣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慎其初如未雨之巢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館政願治凡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粵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誨矣人紀肇修風愆致傲非尹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聰明時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今主者必推太甲高宗也載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祗懼非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以觀耿光而揚大烈也故終周

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推成王也然學勤矣而所以與其學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此義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誇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講經而跡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失兄弟之義仁宗隻日不廢講讀而牽夷狄之禍乃鴻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豁達之資之足以有為也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覈之習興矣始皇衡石程書而適基秦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滋速隋亡憲宗汗透御衣日旰忘倦而實釀唐衰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淨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簿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勤非所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效也

天啟休明生我

皇上

日親講幄而寒暑之際討論不輟

日咨輔臣而細大之務委任不貳蓋法天行以勵學獨超于章句之外憲天道以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圭不能過之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我

一祖

八宗之丕緒真足以振揚于不墜矣顧臣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又謂主好要則百事詳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知學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古各執其見以陳正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禪正始之治如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化也匡衡審向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貢禹節儉之勸先敦朴也陳寵蕩滌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則有姚崇之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飭治紀也在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斷也熙寧間則程顥以稽古正學定志之說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人人殊矣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本何在哉聞之上學以心下學以耳欲得其本純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

在哉聞之用人則裕自用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
成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愚以為人之一心操存舍
亡其幾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伺之一念弗純欲且乘
之以入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渺小也必也主敬于淵燮之
中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好惡則
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凜乎天鑒之在茲宮闈秘密則森
乎神明之若對至善為的主善為師不雜不息名馳為期命
士為學之本或者其在是歟譬則水焉澄之終日止見眉睫
不過一撓方負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于其道不輟其功明此以
為堯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群籍藻績是工矻矻終年者
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本也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
兼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囚之以隳焉其
係于政之得失非眇小也必也精其選于未任人之先專其
任于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在後則改容
嘉納邊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不疑卽縣有龔黃則錫之
璽書而不惜不聽讒言不責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
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譬之車馬輪轅徒飾非人弗行造
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大厦之才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明此以
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形神獨勞履身從事沾沾自好者

比也。臣故以為政之有要也。然要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敬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湯德丕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于問學之際，必有永貞，而勿替者。故學之不純，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陛下非常之畧，其于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人之不任，不足患也。獨患夫英敏之有餘，或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

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竭而失之愈遠。將有務為迂闊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困

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

上畏天命

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聖，詎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晰

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邈絕，無

以安居無事而從逸遊無以物力豐盛而興土木無以海宇
昇平而事遠夷無以安處深宮而狎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
洋溢內恬外熙祥臻瑞應商周不足侔矣而况漢唐宋也乎
哉幸奉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頓越之至 謹對

皇

臣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公出矣此固非文墨所能限然亦非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公出矣此固非文墨所能限然亦非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公出矣此固非文墨所能限然亦非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公出矣此固非文墨所能限然亦非

木科隆慶五年

皇帝制曰朕昭承

天命繼御丕基五季于茲夙夜皇皇圖惟治理每思與天下共
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黃虞尚矣三代以成周爲
盛說者謂太和在其宇宙果何道以致之或謂周禮九職八
則五禮六樂三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習于上下其威之
間消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歟否歟
漢治號爲近古當其時獻議之臣猶有欲定經制者欲建萬
世之業者欲不嚴而成化者之三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與
治然則如何而可以致太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大合同風以政防民若職掌所載同符六
典以禮教民若

大

卷

四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制度精詳達于上下可萬世
行之而寡過矣乃今治績罔效風教未孚長厚之意薄虛僞
之習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睢恣以陵上庶幾所謂卿大
夫和于朝士庶人和于野者而不可得豈政之文徒具而禮
之實未至歟今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天下志慮不務視聽純
一相安于蕩蕩平平之治禮讓之風媿美成居必何施而後
可詔上下綜古度今試究其說朕將采而行焉

臣張元忭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而立極也有齊一天下之共而後可
以臻治平之效有化成天下之實而後可以追協和之風政
也者齊一天下之具也所以示民之趨而嚴其防者也禮也
者化成天下之實也所以定民之志而彰其教者也政之所

布或止于法制之粗而禮之所陳不足以建中和之極則民
皆習于其文而昧乎其實雖欲使之志慮不務視聽純一以
相安於蕩蕩平平之化胡可得哉是故聖哲之君受上天之
寄膺化民之責不徒道之以制度文為之具而必有禮焉以
寓夫潛孚默運之機勸民之善而不以爵祿退民之惡而不
以刑威是以其教不言而喻其民不令而行命列于庶官者
各修其職而不日志于尊榮散處于族黨者各安其分而不
日志于富修遵王道者無偏黨頗僻之患若聖訓者有時雍
風動之休古之帝王所以垂拱而治揖讓而化者其有由然
哉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啓

伏乞

卷

臣

仁儉性成紀綱振舉于

朝廷而海宇嚮風

威德覃被于邊塞而蠻夷率俾治已至矣化已洽矣

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慨然有慕于成周之治而以方今之

民風士習爲憂詢臣等以興禮化民之要誠求治無已卑道

未見之盛心也草茅之士沐浴

聖化願攄忠悃之日久矣敢不被瀝以對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四海之廣萬民之衆風土異

宜習俗異尚不有以整齊之則亂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

者荷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于萬民者也則凡所以

懸之象魏頒之條教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整齊天下約束

天下而使之順軌向方焉者寧非治天下之常經也哉然此

特治天下之文而興禮敦讓則化天下之實也有其文而孚

之以實則制其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于仁讓

之治不務其實而徒飾之以文則革其面者未必能一其志

而天下卒積習于偷靡之風上之所尚必異下之所趨頓殊

故曰政刑者輔治之具德禮者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者貴審

所尚也黃虞之治遐哉弗可復觀矣試以成周言之周自文

武開之于前周公成之于後其所以治天下之具斟酌百王

損益二代綱之紀之經之論之蓋纖悉備矣乃其化民之實

則有不盡于是者是故樸棫作人之教關雎麟趾之意行葦

藁簫之德所以播其忠厚儉勤之化者真懇惻怛蓋不徒政

以驅之而恒有禮以率之也嘗觀周禮一書周公以之相七

年之治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太平有周以之培八百年之命脉斯誠治天下之大綱大要也然不徒曰周之政典而以禮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若設官分職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制度品式非不詳且密也而其精蘊所存機要所急則惓惓乎以禮化民之是務焉是故任之以九職治之以八則節之以五禮和之以六樂勉之以三物正之以六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有章當時之民自少至長習于升降揖讓之節而周于道德仁義之中曉然知上下之分如冠履之不可踰位巖廊之上者懷素餐之懼效靖共之忠而卿大夫相與和于朝處邦國之中者泯僭侈之私敦雍睦之義而士庶人相與和于野風俗之美比屋可封宋儒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禮化民之明效也哉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一下定民志記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知乎此則成周之所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者其道可知而後之圖治者可以知所務矣漢之興也去周末遠使當時之君能奮然復古之治而本之躬行以垂其則先之禮教以孚其心則成周太和之治幾可再見奈何以雜伯之心而行一切苟且之政黃老申韓既以陰壞天下之學術而恭顯許史又以秦亂先王之典刑是以當時獻議之臣若賈誼之于文帝則曰禮者禁于將然法者禁于已然而欲其定經制厚風俗以興殷周之治王吉之于宣帝則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而欲其述舊禮明王制以建萬世之策匡衡之于元帝則曰道德之行自近者始而欲其陳德義循禮讓不嚴而化以挽浮靡之

趙蓋誠以太平之效不可以徒法制而轉移化導之微權必
以禮教爲之本也三臣之言豈非通達治體者哉而漢之三
君卒狃于陋習而不能用是以德色許語民鮮淳良之俗貪
鄙嗜利士無廉清之風居官而致富者爲確傑處奸而得利
者爲壯士有如賈誼之所太息貢禹之所極論者終漢之世
日以凌夷而不振非漢之民不若成周也禮教不修而文法
之弊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驅逐胡元後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建古今
所未有之事功不惟政以防民而不禮以教民蓋有兼舉而
不遺者以政言之若諸司職事所載官以職分而九卿百執
事之相維事以類繫而大小職事之畢舉宏謨曲算燦然六
典之章程也以禮言之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以提其綱領而祭享昏喪之有
節析其條目而服舍器用之有差良法美意諱然周官之矩
範也二百年來道化淪洽日異月窟之邦含齒戴髮之屬孰
不沾德澤歌太平雖成周之成何以加此而

聖問所及猶以治績罔效風教未正爲慮臣嘗思之而得其故矣
蓋成周之所以化民成俗者豈非出于禮之外也哉
聖祖之所以建極垂範者禮即寓于政之中也有政以爲齊一天
下之具故有以一民之視聽而孰非所以爲禮之迹有禮以
爲化成天下之實故有以定民之心志而孰非所以爲政之
精然則昔之所以和平而今之所以偷靡者從可知已由今
之時觀之長厚者變而爲浮薄淳龐者變而爲虛僞倡優忘
后飾之僭墻屋兢文繡之觀而民之侈泰以相炫者日甚也

急進取則懷入市攫金之心一上擠排則爲下穿投石之計而
士之恣睢以陵上者可駭也。以風之薄惡士習之澆漓非惟厘
陛下之憂臣亦且憂之矣臣竊以臣風俗之無良者由教化之不
明也教化之不明者由政本之未立也夫所謂政之本者何
也禮之實是也今也詳法令臣而畧禮教重文藝而忽德行賞
罰非不明也而或枉其功過之實則臣何由而勸懲議論非
不惡也而或欺于畫一之守則臣何由而趨避學校視爲其
負而師儒之模範弗端守令勞于案牘而風俗之淳漓因念
陛下所謂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至者臣不改謂然也則又
何怪乎民風臣習之日趨于弊而不古若哉夫
陛下知致弊之由則知所以救弊之道其道無他亦曰務禮之實
而已矣臣請申

禮之制法成周之規採漢臣之言興禮讓之教掌銓衡者不徒
以政績課殿最而必核其行檢司登籲者不徒以詞章品高
下而蕙採其德誼賞當賢罰當罪而勸懲昭明臣之公執體
要崇本實而議論黜靡曼之弊董學校者必如陽城之在國
子胡瑗之在湖州而不徒委瑣闢葺以充位知郢縣者必如
仇香之以德化民延壽之閉閣思過而不徒簿書期會以稱
賢由是而公卿慕揚館之素勳戚慕馬廋之風也由是而大
天秉羔羊之節士民安蟋蟀之化也上以禮相考下以禮相
睦師師濟濟熙熙臣太和氣象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
何幸躬覩其盛耶雖致治有本立教有源是在
求之身心以爲臣民之倡而已蓋人君一身萬化所出溥海
內外環向而取則焉者也夫苟履盈成之運志逸欲之危或

陛

以聲色或以玩好或以遊畋者宴而莫之察拒忠良而弗之
信則教化之本源已先窒矣又奚望于風俗之還淳哉臣願
陛下端其本清其源澄心節欲以培尊國尊年之基戒盈崇儉以
裕足國足民之計日親賢佐相與從容謀議以共圖太平之
業日近儒臣相與反覆討論以深惟化理之原出入起居罔
有弗欽發號施令必求諸道使禮教始于
宮闈休聲訖于遐邇則教化所敷如風行而草靡表正而景端
所以享和平之福追成周之盛者端不外此臣愚不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八石科 隆慶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
修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
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于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與民生之不易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曰兢競焉茲躬率臣民耕籍于南郊

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
戎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武備猶弛四

狀

元 策

卷

四

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屯盤之法壞而商賈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歟醜虜匪茹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決歟朕日夜圖慮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于當世之務久矣其仰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焉

羅萬化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猶天也凡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爲君所統馭者也

惟天好生而覆幬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績兼舉而不遺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順治之休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而于以達威嚴之化是一者誠有國者之先務而不可以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外慕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雖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贊相之誠然後君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化廣中國可安四夷可攘內可順治外可威嚴而久安長治之功將致之而無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狀元

策

卷一

四

聖神之德膺歷數之歸

至誠饗帝

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沾維新之

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廼特進臣等于

廷俯

賜清問惓惓乎安內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

雖然

陛下此舉蓋將採而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

之臣以實應之矧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聞之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

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
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一
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
國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樽節以盡
物之材皆所以興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
語其政之大者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
何也蓋國以民爲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心也農
有不重則衣食無所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
溝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爲
生可乎兵有不治則備禦無所由固而寇賊奸宄之發且將
有駢首于鋒鏑者矣君固代天以當安民之責者也而乃使
民失其所衛可乎是故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

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倦倦於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是豈無深意而漫爲是言者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使民之得養也民之獲安也尚何化之不可興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稼穡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譯之朝愈遠而不替此古今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有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農乎大哉

王言諄諄乎重農之意也

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舉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徃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以昭鑒戒評哉聖謨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祖訓一書兢兢乎選將練兵之圖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重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曲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貢琛而來王之化益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無不威嚴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端不在此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于

南郊則一念重農之意已切至而不虛而又

屢勅邊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虜之長策則一念防患之心已誠篤而匪懈其于

狀元策

卷一

四九

二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踐之矣宜農事修而民無不遂之
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彞典雖舉而實政未孚
啼饑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
有不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
窮邊荒服之外而美兵赤子亦尚有未端焉則所以厘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
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生之
所以不衆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矣
蓋穀者民之所資以爲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饑餓隨之廼人
揆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穀賤故耳我
國家于常賦之外罪有折贖鹽有飛輓初非不貴穀也嗣以國

用不經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墮
人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願貴五穀
賤金玉而曉然使知百穀之重如晁錯之所奏焉則敷勸化
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是而謂民之有失業者未之
有也若夫屯政之修鹽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不
可講而行之乎臣以爲法久而弊者勢也遇變而通者權也
故屯種之田乾沒于萊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權門屯政之
廢久矣然不曰湖山斥鹵之可墾關乎奸豪欺隱之可沒入
乎游手游食之人之可驅率乎昔韓重黎之田振武郭子儀
之耕河中彼臣奪諸民者與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
稅耳今宜蚤爲之制田之見存者履畝而正界兵之服農者
間歲而代耕而又時申召募之令各與以可耕之田則經界

定而侵併之奸不肆屯聚衆而相藝之功可成昔人謂其寬
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鈔既難于補給而守支之
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
乎輸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令有當嚴者乎昔嘗
件之煮山海劉晏之幹淮蓋彼豈措諸其民者歟不過總其
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爲之制重鈔法以收買餘
貳而使竈有所償輕申納以拓廣商人而俾鹽無所滯則鹽
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商有餘資而正課自溢者人謂其飛輓
之速者正謂此也不然而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
愈嚴而鹽法愈不理僻之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標亦終
必弊而已矣欲農商之兩利也胡可得也以兵言之方今邊
疆之地醜虜匪如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武之所以

未振也今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唯重將帥而已矣
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爲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迺今
食廩餼而輕離其卒伍者豈兵之皆不衛主哉將輕故耳我
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據以叅將專制以總兵初非不重將也後
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裁以
統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責其應敵而致勝也故臣
願重其權專其任而屹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克國之所行
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如是而謂虜之有
竊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戰守之策訓練之宜又安邊保邦之
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爲一勞者永逸之基也暫
費者久寧之道也夫今之虜非昔之虜矣颺舉烏集衆寡之

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憑此當事者所以苦于戰
守之難也然臣竊計之舉匈奴之衆曾未足以富中國之半
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發之謀未定而
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寧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勞逸主
客之幾也故昔高祖之伐鬼方也不憚于三年之久而孔明
之全蜀也不辭夫六出之頻彼豈好爲是窮兵哉誠以不創
之于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則彼之窺伺
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熾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所
以振作奮勵之術則何以成中興之治而保邊境于無虞也
哉故臣即今之勢以權戰守之策必也其先決戰乎蓋必以
戰爲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
昔之兵矣銳氣消阻怯懦既已成風而勞費不貲司農又復

告置此當事者所以病于調練之難也然臣竊思之即燕趙
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飭練之者其故何
歟無乃屯鹽之政不舉而給餉之期有不時乎兵法曰千里
餽糧士有饑色此飽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莫
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難悉仰于江淮之賊彼豈徒
爲擾民哉誠以未戰而不足其食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而
不得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牽脆既如此而猶
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長慮却顧之道則何以振維揚之武而
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時以究調練之宜必也其
先理財乎蓋必財以爲養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底于襄之
績也已不然則聞敵而破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足與言守
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養也而何可以加練辟之養身者有

七年之病而不畜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寧謐也胡可得哉雖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貴而用言之貴知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臣以為

陛下特未實之行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則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祖所以重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執以為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為聽言貴廣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貴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觀

皇祖之訓有曰內外大小官負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

毋得阻滯是言也其兼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奮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毅所以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徇于近利之私將所以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見屯田監法以次而舉戰守調練相稅而行其始也簡衆賢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衆職以任之而不職者必黜賢否欲明其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臣能其事上作其氣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心于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之民者可幾也而何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士無不振之氣而國無不伸之威者可幾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

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遺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當

振舉者哉抑臣又有

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

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苟一以私意

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主

宰化機而後使羣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養故臣願

陛下存養者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夫其

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志稼穡之艱矣乎

慮之興則曰我其忘戒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以全明

陛下少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五利嘉靖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天下者審所尚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皆聖人

所以救弊之政也周之末文日以勝當漢盛時論治者已謂

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况今去古益遠文之弊其可弗求

哉然人情之趨於偽也猶水之趨於下也今欲使損文而用

忠其道何繇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

庶幾有副朕意者徐而察之則修改者或徒美觀聽而未能

建保邦之業獻議者或徒工詞說而未能效濟時之猷稱愛

民者或飾其言而乏一体之心名任事者或張虛聲而罕特

立之節致身之義非不知也而鮮克盡瘁於蹇蹇慎獨之訓

非不聞也而率多惰行于冥冥然則欲望民之還於忠也不

亦難乎夫古之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乃今士大夫

亦難乎夫古之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乃今士大夫

且不能然其故何也爾諸士上下古今必有慨於茲矣其為朕根極弊源與所以揀之之術詳著於篇朕將擇而行焉

臣范應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法天道以經時政而後有以啓天下用忠之化肅臣紀以一衆志而後可以鼓天下效忠之心蓋君猶天也臣與民皆覆冒於天而惟君所率者也天道默運於上而化育流行之實未始不隨時令以順其施人君端拱於上而化民成俗之方未始不隨世運以善其治然君也者主宰化機於上者也臣也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然有以更天下之化而不先之於臣以肅其紀則上有崇本之心而或窒於承宣之未至上有勵化之術而或阻於贊襄之無良雖日以其令布諸天下而庶官百職之進且有泥焉而

弗行者其何以達諸四海九州之遠而妙夫推準動化之機也哉故必法天道以運夫因時之政而變通損益獨得夫神化之微權肅臣紀以端夫道揆之本而倡導率先尤得夫馭下之大體則綱維立而運化有機紀法嚴而宣化有地鼓舞於上而百官庶職咸篤夫忠貞不二之心風行於下而四海九州咸效夫忠順不渝之節真國祚於久安長治之盛升斯世於時雍風動之休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

今日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聖神間出之資

建帝王中興之業際

乾元統天之運膺

狀元

卷

三

壽考作人之符秉一誠以格

帝而

帝祉申錫于無疆崇四德以通

玄而

玄既薦加于有永猶然

周察吏治

洞燭民隱

心運而化行如馳

令發而威動萬里蓋誠登三厥五而極千載于一時之威者臣

愚竊伏草茅有懷欲獻久矣廼者叨有司之薦得與

大廷對

聖問所及特惓惓焉首舉三代迭尚之直次及臣民尚文之弊而

欲臣等深察夫揅弊之源條陳夫用忠之道大哉

皇言更化善治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殫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臣嘗聞之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道右

升降政由俗革蓋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因時之政也

又曰惟臣欽念惟民從乂蓋言君之得臣所以助君而敷化

民之猷者也君代天而為之子當以天之心為心臣體君而

為之用當以君之心為心以天之心為心其道從天而不違

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

改者也粵稽諸古夏后氏之王天下其道尚忠矣所以承唐

虞之後法天道而以忠為妙也而當時文命四敷聲教四訖

以成一代尚忠之化者豈神禹以一人之聰明獨運于上哉

惟其迪知忱恂之臣有以侔君心而協替于下爾至於忠弊

而為野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能逆觀其變也有殷氏之
主天下其道尚質矣所以救忠之弊法天道而以質為教也
而當時商邑用協四方不武所以成一代尚質之化者豈成
湯以一人之勇智獨運于上哉惟其克宅克俊之臣体君心
而協贊于下爾至于質弊而為鬼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
能逆為之慮也周文武之王天下也其道尚文矣所以救質
之弊法天道而以文為教也而當時有夏修和天下大定以
成一代尚文之化者豈文武以一人之明聖獨運于上哉惟
其四友五臣之賢体君心而協贊於下爾至于文之弊而為
靡亦其勢之所趨而聖人不能預為之所也夫夏后殷周之
世天下之盛王也忠賢文之迭尚天下之至治也而補偏救
弊之方不能不因時以為之損益推行化導之術不能不待

臣以為之贊襄至若漢臣董仲舒損文用忠之論蓋有感於
驕淫奢侈之習而欲得乎返朴還淳之理可謂深識乎治本
者也然則臣之所謂法天道以經時政者庶幾萬世不易之
常道而所謂肅臣紀以一衆志者豈非一時宣化之要機也
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承天啓運立萬世之丕基
成祖文皇帝安內攘外續百王之令緒其規模之敷濬施為之忠
實見於先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舉其槩而言之綱不
紊而中外有相維之勢体統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重邦
國之本原而

宗社先建謹郡縣之風化而庠序先立取周之八法而內有
勅諭以勵九卿取唐之六典而外有

律令以布諸省羅賢才于館閣非隆師重道之心乎書衍義于
庶壁非稽古正學之事乎

大誥三篇既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示其勸懲

大明集禮一書又有以一天下之心志而端其趨向以至啓忠
萌賢之篇昭其度也稽制醒貪之錄正其範也卧碑監規之
條端其則也資世教民之訓溥其化也孝順重實之書植其
本也為善陰隲之編發其良也以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以
抑污蕪而風俗無不淳其所以議諸

朝廷旌諸邦國而風行於天下者固皆確乎不二粹乎無疵有
成周文質適中之美而本之有夏忠信之孚益信乎超越三
代而陋有漢于下風矣一時內外諸臣同心協德以成
一代光明之業交惟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固由我

三祖

天錫仁聖而馭臣之有方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秉匪躬之節
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久道成化而殷憂愈切于日中

純心用賢而一念尤先於知恤一有微能則隨才以授任而詔
爵得器使之宜一有微勞則因功以懋賞而眷予極寵綏之
厚委任之專也堅如金石而謗間不能携其情責成之篤也
假之便宜而進退得以行其志至於

恩禮之優渥蓋乎如陽春之煦育而萬品咸被其光華

德意之交孚藹然如父子之親切而群工樂有所怙恃真可謂
推心置腹而相待一体者矣而又屢

詔百司務崇實意凡茲臣庶咸宜以

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其在卿士僚佐豈無分猷宣力以建保邦之業者乎而徒美觀聽罔有實績者未盡無也其在侍從臺諫豈無論思啟沃以效濟時之策者乎而徒工詞說罔底實用者未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豈無勇於任事亮采惠疇者乎而徒張虛聲未見特立之節者容有之也其在藩臬守令豈無旬宣惠和保安黎庶者乎而違道干譽本無一体之心者容有之也致身之義孰不習聞于筮仕之初而要其終也鮮克盡瘁于蹇々慎獨之訓孰不夙夜于幼學之始而究其實也率多飾行於昭昭臣工如是而况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挽其文勝之弊而返以忠慤之風其可得哉臣伏讀

聖制有曰周之末文日以勝今去古愈遠文之弊其可弗救哉臣

又伏讀

聖制有曰欲使損文而用忠其道何由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庶幾有副朕之意者乃今士大夫且不

能然其故何也臣嘗目擊時弊而有槩於中久矣况今清問下及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臣者君之輔也法之守也民之望也世道之所以幹旋而轉運者也今

陛下屬弊之源灼如日月而諸臣不能奉宣

德意以弘倡導之機

陛下救弊之勇决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德威以成厘正之化茲欲使天下返薄而還忠敦本而尚實抑豈無其道哉臣嘗聞之陸贄曰漢高皇帝大度故其時多瑰傑不

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之名之士漢宣精吏治
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言下之係乎所率也漢之三君固
非純乎王道之主然而御臣有其道則天下之趨向隨之而况
聖明在上尤必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者乎是故今日之治惟在
陛下轉移之間爾益

陛下之于群臣寵之以祿秩矣榮之以聲名矣忠信以孚其心而
疑二不萌于念慮禮儀以重其報而恩施每溢於分涯其体
之已無不至而待之已無不厚矣然優養培植之後不可無
振揚飭勵之功而惇厚博大之餘不可無精明果銳之氣益
一於慈惠則惠襲而不以為恩過于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
德是故廷臣之細過可弗詰也而忠邪之辨當嚴則不可不
稽其心迹之素言官之狂慝可弗懲也而事理之原當審則

不可徒徇其奏對之詞事無首尾泛相沿及者弗槩坐焉可
也其或罔上以行私背公而徇黨則天討之彰非所以正二
欺欺所見不同本無意必者弗過求焉可也其或陽非而陰
是穿鑿以附會則極罰之典非所以懲其佞次誠一不二之
臣委之腹心非過也而

恩威恒主於獨斷則益以勵其秉德明恤之心薦棊效忠之士
晉之崇階匪僭也而

仁義每見其並行則愈以堅其靖恭体國之念臺省重任以待
藩臬之良似矣若本無旬宣之績而徒貽尸素之謂者豈宜
使之溷跡於朝端資格弗循以拔卓異之才似矣若外托任
重之名而陰為鑽刺之術者豈可使之濫塵乎名器又或間
行不測之威以懾奸究之志時申核實之令以防文飾之奸

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者在所不容某
稱勞勩也必攷其勞勩之詳而祿浮於功者在所必黜推而
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由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
令申嚴乎紀律而大起明作之功振肅乎綱維而痛革虛浮
之弊使天下洗心而條志聚精而會神一賞罰之施也若神
明之降鑒而以勸以懲凜然一天威之震懾一號令之布也
若風雨之適至而以鼓以舞靡然一神氣之流行譬則玄樞
默運而經緯之迭運者旋轉順逆隨其躔度次舍而莫之違
權衡在我而廢物之錯綜者低昂輕重任吾之調濟均節而
不敢抗是其

摠攬乾綱機制物則

威命靈蕪侔乎造物而凡紛然群生者皆以然其從欲者矣將

見一心所向百辟爭先一人所指群工效力利在一身而非以
君父也則不敢以私其身事在一家而非以

社稷也則不敢以私其家坐而論道者皆務調元替化之實而有
虞廷師讓之風起而作事者皆切奔走䟽附之誠而有王人
秉恤之義臺諫之臣誠竭贊襄而非虛張以飾聽位居藩臬
者竭力于旬宣而不負專城之托職司郡邑者誠心於綏牧
而足紓外顧之憂蓋義以維乎其恩則法行自近而

朝廷輦轂之下翕然成忠直之風威以克乎厥愛則權不下移
而邦國甸埃之間群然秉忠蒸之念由是而自上以達下自
近以及遠譬之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莫不流貫於元氣
從令於天若而呼吸運動神化默成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則夫儀刑觀感之際民之同有是心者孰敢不同心而嚮化

風行而草偃也哉抑臣又有獻焉 朝廷者風化之原也
帝心者運治之本也

陛下欲使天下之作忠亦先之以訓臣而已爾欲使臣民之式化
亦本之以純心而已爾仰惟

陛下神明天縱

聖學日新應帝王五百歲之昌期而 敬一發傳心之秘衍

祖宗億萬年之正曆而 綱紀弘保治之規

禮樂明備而文明之化以宣

倫至兩全而太平之象以見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

建維皇之極者矣則夫化導臣民之機挽回風化之本 臣復何

言也哉但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蓋言天道順右於四

時常運而不息王者法天以行健純一而不已今

陛下圖復文明之德自昔有聞嚴恭寅畏之心于今愈密固矣然
一念之危微易汨而况

九重邃密之內天理之培養者甚難人心之出入無時而况一日

二日之間事幾之所關者有萬向使作之以憂勤而或乘以

一時之怠忽出之以誠篤而或雜以一息之虛文則本原之

地未免間隔而未融大化之行必有壅遏而弗達者矣臣願

陛下終始惟一而不雜於一三動靜有常而無時手豫怠防閑于

深宮獨行之際而端莊精一以凝其真致謹于

燕閒清暇之時而慎密緝熙以聯其間將使一心之中虛靈洞徹感

通之際誠意交流以此照臨百官如懸鑑以待妍媸而忠邪

之分自別以此賞罰天下如執度以齊長短而勸懲之道自明則

聖德已至而益至 治道已隆而益隆

紀綱已振而益振風俗已淳而益淳觀化在

朝而百工庶戕莫敢不一於忠矣觀俗在野而海隅蒼生莫敢不讓於忠矣有淳朴不漓之意而典章經制之備曠三代而獨隆當文明大著之時而淳龐渾噩之風追隆古而僅見由是而天時人事交相契合治運氣化交相流通馨香感格于神明而諸福駢臻協氣上通于

皇穹而百嘉罔遂

天德孚而王道成

天心享而至治永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

臣愚之所拳拳效忠者也惟

陛下畀神採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壬戌科嘉靖四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莫聖於堯舜史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矣然當其時下民猶咨泮水為灾有苗弗率則猶有未盡治平者豈二帝固弗之恤欤抑其臣任之於下而上可以無為不然何以垂衣而治也三代莫盛於成周宣王中興詩稱召虎平淮夷方叔征蠻荆吉甫伐獫狁惟得其人以分命之是以不勞而治朕嘗嘉之甚慕之朕撫天下四十有一年于此矣夙夜敬事

上帝憲法

祖宗選任文武大吏之良思與除民之害而遂其生兢業不遑未嘗有懈間者水旱為災黎民阻饑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体朕心皆殘民以逞

有以致之坎抑選任者未得其人或多失職坎將疆圉之臣未能殫力制禦玩寇者坎夫朕有愛民之心而澤未究有遏亂之志而效未臻固以今昔不類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咎可弭困窮可復以媿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爾諸生悉心陳列勿憚勿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申時行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體君道以奉天心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業肅臣紀以奉天職而後可以成內修外攘之功何則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統一萬方而臨御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上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卑其事賸故臣道常上乎勞君能奉

天以端拱於上而以其事責諸臣則無為而化成不言而功著若於穆之運玄機之宰不假於推遷之力而自然造物者矣是謂能奉天心而又安長治之業可建也臣能奉君以奔走於下而以其身致之君則同心以共濟協忠以體國若四時之佐五行之吏各效其宣布之能而罔有違天者矣是謂能奉天職而內修外攘之功可成也不然則一人之身萬幾攸萃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衆各有司存能不蹈于瘵曠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圖久安長治之業臣必輔君以樹內修外攘之功則和氣溢而宇宙清寧理道昌而民物康又順治於內而萬化弘一統之規威嚴于外而四夷效咸賓之美鞏國祚於苞桑之固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覩於

今日哉欽惟

皇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合陰陽動靜之德際熙洽

御天之運膺

壽考作人之符精誠格乎

穹昊而瑞應駢臻妙道契乎

玄元而休徵畢集蓋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竊伏草茅沾被

聖澤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對乎

大廷而

聖問所及特惓惓焉首述唐虞成周之治繼憫水旱盜賊之灾任
事失人之咎而終究夫足兵安民之術弭灾救困之方且戒

臣等以勿憚勿隱也大哉

皇上言憂國憂民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披瀝愚衷以對揚於萬一乎

臣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而

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則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惟正欽若言君能憲天而為臣者自敬順之罔敢或悖也

是故君為元首而憲天下則法天以為聰而居高聽卑可

以不勞而坐聽天下法天以為明而臨下有赫可以不勞而

坐照曰方是君者法天道以為無者也臣為股肱而欽若于

下則代君以用其聰而天下之利病皆通達而無所壅代君

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無所遺是臣者奉天職

以有事者也夫故唐虞之世萬邦協和矣四方風動矣文明

之會昌矣堯舜以聰明極聖之主默運無為之治而又有禹

臯稷契伯益之臣共佐太平之業故下民之其咨也泝水之
為災也有苗之弗率也堯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
以贊皇猷弼直之鄰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饑則有率育之臣
以拯昏墊則有克勤之臣以格負固則有贊德之臣諸臣者
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罔寅惕恭罔敢怠遑也故堯舜雖
有旰食之憂而終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稱中天之盛者必
曰唐虞此堯舜得臣之明驗也周宣之世海內又安矣國勢
寢隆矣文武之業復矣宣王以聰明有道之君嗣守無疆之
業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夾輔中興之治故淮夷之猖
亂也荆蠻之不靖也獫狁之虔劉也宣王非不之慮也惟其
位元宰者才無乎文武總元戎者勳聯乎將相有宣威江漢
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壯猷南國之臣而荆蠻來威有薄伐太

原之臣而獫狁於襄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惴惴焉矢
心協力罔敢戲豫也故宣王有繼述之思而終以成再造之
績至今稱中興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驗也堯
舜宣王之為君法天道以無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職以
有事則所以建久安長治之業成內修外攘之功者豈偶然
哉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有一年矣

上帝之申眷不為不隆而誠敬命篤

祖宗之成業不為不固而仁孝愈純

欽天有記以表昭事之忱

祖德有詩以發聿追之念至于慮切民恫任專吏職內責成於守
令矣而巡督之臣歲不絕遣外付托于將帥矣而摠制之命

任必加隆無一念不在於民既無一言不軫乎國慮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于今諸瑞咸集四靈畢至固足以彰

陛下之峻德鴻猷超卓百代矣然淫潦為災則滕畦有陷溺之苦亢旱為虐則阡陌有枯槁之憂倭夷竊發于東南而海波弗靖醜虜跳梁於西北而邊塵屢驚甚則遼薊之勢日就孤危而左右之賊歲成延蔓殊非聖世之所宜有者正堯舜憂民之時周宣勵精之日也臣伏讀

聖制有口開者水旱為災黎民阻饑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休朕心皆殘民以逞有以致之坎

陛下之言及此萬國萬民之福也臣竊觀內外諸臣凡祈主修

結綬分符者孰非

陛下之寵榮乎凡擁旄仗鉞制閫握兵者孰非

陛下之威靈乎謂宜夙夜匪懈寢處不遑布寧謐之化於域中揚振肅之威于闕外不負

天子而弗為聖世之瘼官也然各私其身者罔致恤於民依各利其家者莫究心於國事內而守令藩臬固必有旬宣惠和憂勤撫字之臣矣然而肥己瘠民營私蠹國以催科聚斂為能以簿書期會為急者亦多有之也外而屯營督府固必有敬慎鷹揚嚴明果毅之臣矣然而坐失機宜輕損威重隱欺劂以為捷幸安靜以為福者亦恒有之也人臣咸若是則何以成內修外攘之功而佐久安長治之業哉蓋

陛下愛民之心容保如天地而諸臣不能宣
德意以弘康國之猷

陛下遇亂之志果決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威命以茂肅清之烈是自負于堯舜周宣之主而有愧于唐虞
成周之臣多矣及讀

聖制終篇有曰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
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弭困窮可復以繩美虞周之治其何
道而可臣愚以為上者下之表也政事者臣之紀也是兵以
除寇將帥之責任也安民以固國守令之職業也災咎之有
無困窮之復否皆出此出者也為

今日計莫先於任人尤莫要于擇人夫

國家分職命官衆矣即列郡專城遐陬僻壤莫不置吏蓋未嘗

不任人也臣以為任之而未當也

國家舉賢歛才舊矣即銓司法曹明黜顯擢罔有遺例蓋未嘗
不擇人也臣以為擇之而未精也任之而未當與擇之未精
而欲得人以裨聖治是猶糠粃未克而需棟梁之乃穠莖弗
習而希稼穡之成臣知其弗能也故夫欲修內治者在慎擇
守守令而已矣欲平外患者在慎擇乎將帥而已矣董仲舒
曰守令者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
人雖日布蠲恤之令時厯惠鮮之恩民猶不被其澤也今也
闔郡無文翁之化而漁獵民脂者按踵邑里無魯恭之風而
駭削民膏者比肩以狼牧羊而暴政日聞以齒焚身而敗官
弗恤郡縣之民幾何不流離而接禍也必也精選任之法嚴
舉劾之科其未任也試以經濟之略必求諳練民情通達治

以元 策
體而不拘選用之途如唐之試理人策可也其既任也責以
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官民狎其政而不拘遷轉之格如漢
之爲吏長子孫可也其任而獲效也優以格外之賞必旌之
車服崇之階銜以彰卓異之勲如漢之爵至關內侯可也如
是則有民有土之寄不輕數遷數易之弊可免而人知淬勵
以期不負乎優渥之恩矣寧有守令失人之患哉孫武曰將
者三軍之命國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將帥而不得其人雖決
策于

九重定計于千里猶未可以臨敵也今也操練之律雖嚴而士無
投石超距之勇衣糧之給如故而將無塞旗陷陣之能論戰
聞則縮頸而鼓栗聞調遣則掩耳而口噤邊圉之寇幾何不
肆行而竊發也必也慎武舉之選嚴比試之條有洞識兵機

已 明習邊務者材可任也則不拘以騎射之習如任杜預以平
吳司也有推鋒陷陣決勝先登者功可錄也則不繩以文法
之細如赦魏尚於雲中可也有保障一方折衝萬里者權可
假也則不牽以中制之命如委克國于金城可也如是則真
材不耻于武弁良將不若于約束而人得展布以自效夫捍
禦之能矣安有將帥失人之患哉有賢守令以宣德化於域
中則政治畢舉而內有順治之休有名將帥以揚威靈於闔
外則紀律章明而外有威嚴之烈由是民生舉安則邦本有
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則寇患無潢池之虞和氣交蒸于
海宇而災害不興頌聲流布於黔黎而困窮以復尚何不足
以成久安長治之業而追唐虞成周之盛哉抑且又聞之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純心者用人之樞也惟

人臣自靖而後可以盡代理之責何者天地之大德曰
生而其所欲生者莫甚於民故立之君以理之是君也者承
天之命者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而所
以守位者當要於得民故設之臣以分理之是臣也者承君
之命者也當以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則有純
天之心憲天之政宗子之責蓋矣臣以君之心為心則事君
如事天事君如事親家相之責塞矣是故君責任乎臣臣責
難於君是謂交倣交相得而益章泰道之所以成也志存乎
立功事專乎報主是謂自靖君得臣而化行理道之所以永
也然則一心一德君臣固當共成其休而自靖自獻人臣又
可不自盡其心也哉帝王所以禮樂明備而天地官刑政肅
清而人民服蒞中國而內順治撫四夷而外威嚴者胥此又

倣之誠自靖之誼有以致之也恭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合天地陰陽之德際中興極治之會
成明聖作述之能至道起於元始而靈貺昭祥精誠格於
重玄而休徵協應德教洋溢於域中威聲振揚於海外嘉靖萬邦
迄今三十又八載矣臣竊伏草茅霑被

治化何幸囿於天覆地載之中而遊於鳶飛魚躍之境也乃今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

俯賜清問首言夙夜祗畏之心次言臣工欺慢之失終及用人理
財之道久安長治之方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視民如傷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敢不披瀝愚衷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臣聞之書曰惟天地萬民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言天有父母斯民之心而不能以直遂也於是即億兆之中擇夫聰明之畫者而畀之以統一華夷之位焉是君也者上焉而有奉天之責也子道係焉敢不敬歟下焉而有子民之責也父道係焉可不勤歟天之與民其理一也敬之與勤其撰一也故明此於二帝其道隆矣然必曰欽若昊天必曰敬授人時也必曰勅天之命必曰食哉惟時也明此於三皇其治烈矣然必曰昭受上帝必曰下民昏墊也必曰頌謏明命必曰子惠困窮也必曰亦臨亦保必曰卑服即工也必曰恭天成命必曰大賚四海也若是者何居君道則然也故君必敬天勤民而後為克君臣又聞之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逸豫惟以治民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言君有父母斯民之心而不能自遂也於是即顛聚之中擇夫賢才之俊者而與之以共理民物之責焉是臣也者上焉而有代終之義也為上為德敢或欺欺下焉而有長民之寄也為下為民可或害欺君之于民其禮一也忠君愛民其心一也故明此於舜禹其績昭矣然必曰熙載而亮工必曰柔遠能邇也必曰過門不入必曰敷土奠川也明此于稷契皋陶伊傅其職備矣然必曰樹藝五穀必曰敬敷五教也必曰思日贊襄必曰知人安民也必曰俾后堯舜必曰時予之臯也必曰以匡乃辟必曰以康兆民也若是者何居臣道則然也故臣必忠君愛民而后為克臣三代而下英君諠辟代有作者而昏迷而怠棄而狎侮而盤遊者

比比也名卿碩輔亦不乏人而誣上而蠹國而慢君而賊民者比比也則知唐虞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者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交修交省其人臣之自靖自獻者有以致之也後世之所以不能有唐虞三代之治者亦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以逸以豫其人臣之自私自利者有以致之也仰惟

陛下仁孝之德上通於天樂利之休磅礴於地臨御以來

德政之洋溢固不能以殫述而敬

天勤民又為先務之急者焉觀諸

欽天有紀煥發昭事之忱

大報有歌不替祇香之敬以至因星變而

勅諭因水旱而責躬寅奉之心徹顯微而無間其敬

天也何如其至也殆與堯之欽天舜之勅天禹之昭受湯之自責文之臨保武之恭承一而已矣

無逸有殿克念小民之依

豳風有亭昭示力本之故以至發

內帑以賑民窮減貢獻以節民力惠恤之念合遐邇而皆然其勤民也何如其切也殆與堯之則天舜之好生禹之盡力湯之子惠文之如傷武之若保一而已矣然

陛下敬

天之心實已至而臣之奉承

德意者每不能精白以承休

陛下動民之心何其殷而臣之承流宣化者每不能忠誠以仰副

其在

朝廷輦轂固必有竭忠秉義之臣矣而違上所命誣上行私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固必有效忠宣力之臣矣而靜言庸違道於譽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固必有匡救啓沃之臣矣而阿意順旨容悅面從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藩臬守令固必有旬宣惠和之臣矣而尸素養望苟且塞責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固必有忠勇致身之臣矣而懦怯僨事坐損國威者亦未必其盡無也又其甚者上以欺於

君仰以欺於

天脆則害於民與則害於物誠有如

陛下之所言者甚伐

陛下以天之心為心而諸臣不能以

陛下之心為心也凡爾諸臣蚤夜以思各務自靖儼恪以圖之競業以承之敬其事而後其食毋私便其身圖冢宰以掌邦治也則曰吾黜陟必公司徒以掌邦計也則曰吾出納必允案伯以掌邦禮也則曰吾教化必修司馬以掌邦政也則曰吾軍屬必恤司寇以掌邦禁也則曰吾不可以不得其情司空以掌邦土也則曰吾不可以不與其利以沃君心以弼君違而臺諫之自靖猶是也大法小蕪百官修輔而自靖如一焉則人各無負於心矣無負於心則有裨於民而能以君之心為心矣是人臣之自靖者始於一念之不欺終於有孚之盈缶也其不能自靖者始之內以欺于心終之上以負天子也

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耶伏讀

聖制曰大學之道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得
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臣以為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
也君道不勞而庶績熙洽功成者公孤論道六卿率屬張其
教也使舉代天理物之責而望

陛下以獨能是術長養萬物甄陶萬類不必四時之生成五氣之
翕散而望於穆之天道以獨運其化也不曰聖如堯舜而水
土之平稼穡之教必有賴於禹稷之賢五教之弼山澤之烈
必有待於皋陶伯益之儔耶臣又伏讀

聖制曰茲欲聞人得用財得理以至治矣刑平華尊夷適久安之
計何道可臻且欲臣等有言之必盡也臣竊以為用人有道
務乎聰明之實而已矣何謂聰明之實精其選嚴其謂久其

任而已矣是故精擇於未用之先如其道德經濟之兼優則
雖沉淪草澤隆之久任可也古有說築傅岩而爰立作相者
矣慎察於既用之後如其貪殘寵賂之用彰則必糾之重罰
勿徇其譽言可也古有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者矣責成於
考績之餘如其政績顯著則增祿進秩勿移其地可也古有
為京兆九年者為郡守十年者或請久任或諫數易者矣如
是而人之不我用者未之有也理財有道理其所以耗吾財
者而已矣所謂理其耗者去三浮汰三盈審三計而已矣是
故宮浮於冗員也祿浮於冗食也用浮於冗費也此之謂三
浮去浮以存約曾鞏之說可舉也賞盈於太濫也俗盈於太
侈也料盈於太趨也此之謂三盈酌盈以濟虛陸贄之說可
舉也有不終歲之計下也有數歲之計中也有萬世之計上

也是誠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然不能使之困蘓軾之上計可圖也如是而財之不理者未之有也然此固用人理財之方也所以求端用力之地臣請探本盡言之焉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言純心用賢之本也

今日之用人亦曰在

陛下之居敬而已矣居敬則明通由是而照臨百官將賢否不能淆邪正不能眩也居敬則公濟由是而鼓舞群動將賞罰無所私彰瘡無所徇也以之而取賢歛財則臯陶稷契之在列而善人為寶矣以之而黜伏庸則共工驩兜之放遠而不畜聚歛矣此又非用人之大本乎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克儉為君道之大也

今日之理財亦曰在

陛下之崇儉而已矣崇儉則後宮無曳地之衣由是公卿劬瘁之素勲戚有焉廩之風也崇儉則一人惜露臺之費由是百官有羔羊之節兆民有蟋蟀之儉也自是而開財之源則生之者衆為之者疾而有財有用矣自是而節財之流則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而以財發身矣此又非理財之大本乎本立則末治上行則下效由是身帥天下而興讓興仁將治日益美大畏民志而使民無訟將刑日益平正是回國而中國治安將華日益尊垂貽率俾而守在四夷將夷日益道由是而卜鼎於億年由是而傳世於萬葉聖神功化之極久安長治之方要在本原之地加之意而已矣臣草茅狂瞽不識忌諱干冒

或不勝或栗質賦之至臣謹對

